

下

一 铃 半 剑

●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青雲 諸葛

远 方 出 版 社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一铃半剑

一

铃

半

剑

下
册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鬼鬼祟祟.....	(308)
第二十四章	闲情逸致.....	(320)
第二十五章	武林隐秘.....	(332)
第二十六章	真情激荡.....	(344)
第二十七章	情波荡漾.....	(362)
第二十八章	谜! 谜!	(376)
第二十九章	熊熊怒火.....	(384)
第三十章	武林阴谋.....	(398)
第三十一章	相思之情.....	(410)
第三十二章	铁树银花.....	(422)
第三十三章	破镜重圆.....	(435)
第三十四章	荷塘月色.....	(448)
第三十五章	归雀噪晚.....	(457)
第三十六章	乱神迷性.....	(468)
第三十七章	彭蠡之宴.....	(479)
第三十八章	驰誉武林.....	(490)
第三十九章	飘花飞雨.....	(501)
第四十章	踏波而行.....	(512)
第四十一章	峨嵋巧遇.....	(526)
第四十二章	慈母无心.....	(537)
第四十三章	情海波澜.....	(545)
第四十四章	愁云以去.....	(558)

第二十一章 群邪魁首

申一醉何等目力？一看便已猜出这面带愁容的白衣少女，便是自己老兄弟公孙玉的心上人卞灵筠，生怕她得知公孙玉伤势太重，因而流露痕迹，遂向六诏神君怪笑几声说道：“万俟卣你这残废魔头，尽管放心，申一醉这回到纯阳宫中，不是找你打架，我有要事相商，不愿有其他任何外人在侧。

六诏神君万俟卣知道这位辣手神魔申一醉，向与自己一样狂傲，如今竟会有事相商？不由也向他怀抱中，被点了晕穴，昏迷不醒的公孙玉，看了几眼。

申一醉狂笑说道：“老残废，看些什么？你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还会怕我手中这昏迷不醒之人？‘流音水榭’何在？赶快带路！”

六诏神君万俟卣，向来作威作福，无异君王！但却被这位辣手神魔的一派命令口吻弄得啼笑皆非，转身对卞灵筠，秦灵萼，魏灵莎，褚灵珊四女说道：“你们且自巡视宫中，并传命下去，不奉我金钟三响相召，任何人不准妄入‘流音水榭’！”

卞灵筠眼看玉哥哥似乎气息全无地，被辣手神魔申一醉抱在怀中，自然莫明其妙？芳心之内，虽焦急不堪，但因六诏神君，御下素严，尤其当着外人，命令一下，不容丝毫违抗，只得与秦灵萼等，一齐恭身领命！

六诏神君万俟卣，向申一醉微一点头，寒铁宝杖“叮”然一响，便向那座红色鼎形楼阁的西南方，飘出数丈。

申一醉随后腾身，经过两重转折，面前居然一片清波，约有三四亩方圆，池水中央，用翠竹为体，五色鸟毛作盖，建有一座并不太宽，但也不太小的玲珑水榭。

六诏神君寒铁宝杖点地，用他独步当今的“节节登高凌虚步

法”，再转化“神龙渡海”，飘上水榭，申一醉则施展他那独创精研的“神魔三式”，与六诏神君万俟卣，同时在水榭以上落足。

六诏神君叹武林人物，不论何等高明，好胜之心，大都难泯！这位辣手神魔，分明业已自称这次来到纯阳宫中，不是找自己打架，却仍然要在这纵进水阁以上，暗含不背后人的较时之意。

让客就坐，六诏神君万俟卣，向申一醉说道：“老醉鬼，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性情，干脆不必多绕弯子，你且开门见山的说说此来用意！”

申一醉哈哈笑道：“老残废虽然凶恶无伦，到底不像一般江湖下流贼寇的那等婆婆妈妈，拖泥带水！”

说到此处，一指放在软榻上的公孙玉又道：“这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因身受重伤，虽获不世灵药，仍非你用‘纯阳真解’，与我的‘先天混元气’，配合施为，才能恢复一身武学，了他一桩多年心愿。”

六诏神君万俟卣真想不到申一醉是把这一位蓝衫少年，带来求自己治病，不由摇头大笑说道：“万俟卣向来不受人恩惠，但也不施惠于人，老醉鬼，你这趟纯阳宫，算是自来，恕我有方尊命！”

辣手神魔申一醉，见六诏神君不肯相助，遂怪笑连声说道：“老残废，是不是我老醉鬼的面子不够？”

六诏神君看他一眼笑道：“要谈到面子，当世之中，恐怕没有再大得过‘黑衣无影辣手神魔之人’！但万俟卣话已言明，我生平就是不受人恩，不施人惠！”

申一醉拊掌大笑说道：“老残废你说得只对了一半，当世以内，虽然找不出比我老醉鬼面子更大之人，但这世界以外，却不见得没有？”

六诏神君万俟卣不曾听出申一醉话中含意，正在暗想，自己怎的想不起还有比“黑衣无影辣手神魔”名望更高之人？申一醉又已手指公孙玉笑道：“老残废，你认不认得我这位忘年小友？”

六诏神君听出申一醉话中有话，重行凝注打量公孙玉半晌，

摇头答道：“万俟卣不识此人，他姓甚名谁！是哪一派门户中的弟子？”

辣手神魔申一醉用一种极具挑逗讽刺意味的神态，怪笑连连说道：“他是你的要命魔星！他是你的追魂恶鬼！我方才所说他渴想了却的一桩平生大愿，就是要把你这老残废挫骨扬灰，挖心剖腹！”

六诏神君万俟卣涵养再好，也被这位辣手神魔骂得佛然说道：“老醉鬼，你不要对万俟卣过份骄狂无礼，倘若再不把这蓝衫少年的姓名来历说出，我便一掌把他震死在‘流音水榭’之中的软榻以上！”

申一醉大笑而起，在公孙玉贴身处取出元修道长的半枝断剑，瞥六诏神君留在元真道长道袍下摆以上的一枚摄魂金铃，一齐托在掌中，向万俟卣面色一整说道：“万俟卣，你认不认识这令你触目惊心的‘半剑一铃’？”

六诏神君万俟卣这时才恍然大悟的诧异问道：“他叫公孙玉？是天南三剑的未传弟子？”

申一醉点头说道：“你猜得一点不错，除了是他，别人身边怎会再有这‘半剑一铃’？他如今功力毫无，昏迷不醒，你赶紧把他一掌震死，免得老醉鬼把他带到别处，找人治好内伤，恢复神功。成为你的未来隐患！”

六诏神君万俟卣眼皮一翻说道：“带到别处找人治伤？难道当世之中，还有人强得过万俟卣的‘纯阳真解’？”

申一醉知道这高傲魔头，业已上钩、故意诧异问道：“纯阳真解再高。又有何用？你不是生平不受人恩，也不愿施人以惠么？”

六诏神君万俟卣手指申一醉骂道：“老醉鬼，你在那里学来这一套花样？倘若你一进纯阳宫时，就说明这公孙玉的姓名来历，万俟卣早就点头！天南三剑虽在括苍山绿云谷，赌输自尽，但他们的胸襟武学，确实不凡、万俟卣早就想看看元修道长临终嘱咐，将‘半剑一铃’交付的未传弟子公孙玉，是怎样的一位后起

之秀？如何既然相逢，我何吝于略耗真气，助他恢复功力？”

说到此处，向软榻上昏迷不醒的公孙玉看了一眼，又对申一醉问道：“老醉鬼，他是受了何种内伤？要怎样疗活？你定已知晓、快点说将出来，免得我再替他察脉搜经，多费手续！”

申一醉遂将公孙玉三度重伤，暨自己已喂他服食了一只何首乌之事，略述一遍，眼望六诏神君，怪笑连声说道：“替他疗治之法，是我用‘先天混元气’催动何首乌灵药药力，到达一处经脉穴道，你便克以‘纯阳真解’，替他打通……”

六诏神君万俟午不等申一醉话完，便即冷笑说道：“这样到好，何首乌药力周身流转。奇经八脉，及全身百穴皆通，他不但武功立时恢复，连真气内力方面，也比未伤以前，增强倍许！”

辣手神魔申一醉点头说道：“你讲得一点不错，这公孙玉学会了我的‘天星掌’，伏魔老尼的‘青莲剑’，以及他本门的‘无极气功’，‘天南剑法’！神功一复、真力再增，岂不是你的要命魔星？追魂恶鬼！”

六诏神君万俟午长眉双扬，鼻中“哼”了一免申一醉又继续说道：“所以我方才劝你趁他武功全失，昏迷不醒之际，轻轻来上一记‘纯阳真解’，岂不免得你十载之间？终日在这纯阳宫中，提心吊胆！”

六诏神君万俟午，眼望辣手神魔申一醉冷冷说道：“老醉鬼，你不必多费这些浅薄口舌，万俟午岂是仅凭言词，便能打动之人？光凭这公孙玉身畔的‘半剑一铃’，我已义不容辞，何况你又告知我，他身怀各家绝艺，万俟午越发甘心助他恢复神功，增益真力，而使彼此极公平的，来一次泣鬼惊神决斗！”

话音到此略顿，目光再度扫视公孙玉，向那位辣手神魔申一醉皱眉说道：“但在你以‘先天混元气’、催动药力，流转周身，等我替他打通经脉之时，万俟午极易藏奸，只要对他奇经八脉的任何一处经脉，略下毒手，他人决难发觉，我却可在异日他来纯阳宫赴约，彼此交手之际，轻轻松松地，把他一掌震死！”

辣手神魔申一醉目光凝注六诏神君说道：“老残废在狠毒之

中，仍带光明，真不愧武林中群推你为‘诸邪之首’！但我若没有知人之明，及信你不过？怎会把我这公孙玉老兄弟，带到举世皆认为虎穴龙潭的纯阳宫中，更把助他恢复神功之事，责成在你的头上？”

六诏神君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马上了手替他疗治内伤，恢复功力！但在不曾下手之前，万俟午却有两件小事，要你答应！”

辣手神魔申一醉，想不出这位六诏神君，会有何事相求？皱眉答道：“只要你能说得出口来之事，申一醉无不答应！”

六诏神君万俟午一笑说道：“公孙玉知不知道你带他到纯阳宫来，找我相助疗治？”

辣手神魔申一醉摇头答道：“我这老兄弟心高气傲，我怕他不肯要你帮助，而当世之中，又没有第二个恰当之人可求！遂把他先点了晕穴，然后带来此处？”

六诏神君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动手之间，不必解他晕穴！我向你第一件要求，就是在公孙玉功力恢复以后，千万不可泄漏我曾经为他效力，免得他异日赴约之时，胸中恩怨牵缠，影响武功施展！”

辣手神魔申一醉闻言向六诏神君万俟午，把大拇指一挑，高声赞道：“佩服，佩服，申一醉确实佩服你这老残废的刚强高傲！这件事你便不说，我也这样做，但竟在你口中，先行说出却太已难能！第一件没有问题，第二件是甚点事？赶快讲讲！”

六诏神君万俟午谈谈一笑，向申一醉问道：“假如我不答应与你合手助他，而让公孙玉遍访举世名家，自行精研武学，他能不能在十载光阴以内，沟通奇经八脉、冲破‘生死玄关’，练到‘五气朝元’‘三花聚顶’的这等地步？”

申一醉摇头答道：“难！难！难！这等境界，委实太难！再好的姿质，没有二十年左右纯功，决难达到……”

话犹未了，突然悟透六诏神君万俟午问话之意，自座申一跃而起，手指六诏神君问道：“老残废，你是不是嫌与天南三剑所订

十年之期太长，以致在纯阳宫中闷得无聊，要想叫公孙玉提前赴约？”

六诏神君万俟卣点头答道：“我替他打通奇经八脉，冲破生死玄关，便等于送了他十年功力！公孙玉伤愈以后，我再让他苦练一年，你能不能做主令他在明年今日，来此赴约、免得万俟卣在这纯阳宫中，多消磨不少无聊岁月！”

辣手神魔申一醉暗想公孙玉所期望的“柔经”已毁，再无等待必要，遂点头说道：“老残废，你这种要求，合情合理，我不但替他作主答应，而且为了酬答你替公孙玉疗伤的这番盛意，再把时间缩短，何必一年？干脆就是公孙玉伤愈的半月以内，我保证他来到你这纯阳宫中赴约！不过……”

六诏神君万俟卣扬眉一笑说道：“不过你要事先出手，斗我一斗是不？”

辣手神魔申一醉大笑说道：“对对对，上次我在你‘纯阳真解’之下，吃了一点小亏，心中不服！倘若这次我不抢先出手，万一你报应临头，死在公孙玉手中，岂不令我申一醉终身抱憾？”

六诏神君万俟卣点头笑道：“凭良心说话，方今武林之中、也只有我们‘南北双魔’，才是真正对手、所以我也真想好好斗你一斗，如今后话莫提赶紧把这公孙天治好，你既然代他再度缩短赴约之期，我索性也再送他一件希世宝物！”

申一醉听六诏神君还要赠送公孙玉一件希世宝物，不由深带诧异地看了万俟卣一眼，六诏神君微笑说道：“不等我拿将出来，你现在决猜不到是什么东西？还是赶紧为他治伤，伤好走时，自然明白！你用‘先天混元气’，把何首乌药力，逼到何脉何经？及那处穴道？最好告我一声，以便下手！”

辣手神魔申一醉闻言也就不再迟延，怀抱公孙玉，在六诏神君万俟卣面前，盘膝坐定，左右双掌，分贴公孙玉前胸后背的“七坎”、“脊心”两大要穴，闭目凝神，暗把自己所炼‘先天混元气’，缓缓经过掌心，化成一股火热热力，传入公孙玉的体内！

六诏神君万俟卣也静气调元，真心相待，其实如今他只要略

凝“纯阳真解”，轻轻一掌，便足把天南三剑的未传弟子，及自己的唯一对手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一齐置诸死地，永绝后患！

但这位群邪魁首，到底迥异心流，丝毫不旨乘人于危。作出最为江湖不齿的下流举措！

申一醉凝功片刻以后，突然睁目叫道：“今何首乌药力，已自丹田升起，正走‘任脉’，你先点他的‘气海’‘石门’及‘关元’穴？”

申一醉话音方落，六诏神君业已隔空认穴，运指如风，劲丝丝，连点公孙玉脐下的一寸五分，二寸，及三寸之处。

申一醉又复叫道：“中极，子宫，及曲骨三穴！”

六诏神君接连三指，申一醉目中神光四射急声叫道，“老残废注意，这一关极难！你要以不轻不重的恰到好处手法，点他任、督、冲三脉所起的‘会阴’要穴！手法略轻，则三脉难开，手法略重，则终身残废……”

六诏神君深深笑道：“老醉鬼只管凝功催药，莫要唠叨！这些通经截脉的点穴手法，是我‘纯阳真解’之中的拿手好戏！”

半空“嘶”的一响，果然以恰到好处的内家真力，点开了公孙五“督脉”任脉“冲脉”二脉相交的“会阴”要穴！

两位绝代名家，就这样的凝神一志，各尽所能，整整费了大半日光阴，才算把公孙玉的奇经八脉，一齐打通，使他所服何首乌药力、达到周身百穴，以澈底疗治他在巫山巫峡，暨挨了戴天仇劈空一掌的三度严重内伤，并增益本身真气内力。

功成以后，六诏神君万俟午见辣手神魔申一醉的那袭黑色长衫，与自己的内外衣襟，一齐宛如水湿，遂以寒铁宝杖轻点，纵进水榭后室，取来一坛陈年茅台美酒，笑向申一醉说道：“老醉鬼先喝坛美酒，稍复疲劳，等我换身衣服，再来送你！”

说完，寒铁宝杖“丁”然一声，人便自“流音水榭”之中飞出，横越清波，往那鼎形楼阁纵去。

申一醉依旧把公孙玉放在软榻之上，脸上一片宽慰微笑，伸手劈开那坛茅台美酒的坛口封泥，就唇鲸舌，那消多久？便将十

斤陈酒，喝了个干干净净！

六诏神君万俟卬换了一身华服，再到“流音水榭”之际，申一醉刚好放下酒坛，唇边襟上余渍淋漓的咧嘴笑道：“十斤茅台陈酒下肚，申一醉百累皆除！你还有件什么希罕宝物，要送给我这位老兄弟，快点拿将出来，我这就要带他定了，不然他被点晕穴过久，对他功行不利！”

六诏神君万俟卬慢慢自袖内摸出一柄柔软如绵的带鞘短剑，递与辣手神魔申一醉道：“天南门下，以剑名世，我送他一柄当世第一的‘灵龙匕’，又为他打通了奇经八脉，这公孙玉倘若仍然死在我的手中，万俟卬大概不会再蒙受那‘欺凌后辈’的恶名了罢？”

辣手神魔申一醉此次到了纯阳宫后，觉得这位六诏神君，十分慷慨磊落，颇以为他因功行精进，不似昔年凶狠！还想暗中设法公解公孙玉师门这段嫌怨，但如今听他这般口气，不由皱眉问道：“老残废，你委实凶心不改，恶念难除！怎么才辛辛苦苦地，把我这位老兄弟治好，却又立即想他死在你的手下？”

六诏神君万俟卬哈哈一笑，面布寒霜说道：“天南三剑，在括苍山绿云谷一齐丧命，他们门下，自然与万俟卬仇比海深，我不杀他，他要杀我，老醉鬼，你若与我易地相处，在半月以后，公孙玉来我纯阳宫赴会之时，容不容他逃出掌下？”

申一醉被六诏神君问得默然无语，伸手接过“灵龙匕”来，着了一看说道：“老残废专门会慷他人之慨，这柄‘灵龙匕’，是不是你自戴天仇手中夺来之物？”

六诏神君听他提到戴天仇，目中突然一亮，向这位辣手神魔笑道：“老醉鬼，我也托你一事，你能不能在半月以后，公孙玉来此赴约之时，把戴天仇之师，一齐邀来，好让我把几桩心愿，一并了却！”

申一醉闻言哈哈大笑说道：“那位双臂均断在你手的老尼姑，那里还肯再来见你？不过你们这重公案，我胸中全部了然，半月以后，定叫你所有恩仇，一齐了断就是！”

六诏神君万俟卣默然不言，申一醉遂抱起公孙玉，向他略一点头，纵出“流音水榭”，往碧云庭驰去。

等他怀抱公孙玉。纵进碧云庵内，却见庵内已不止沈南施一人，戴天仇、伏魔神尼青莲大师，以及公孙玉的二师兄一鹤道人，亦均来到。

伏魔神尼青莲大师一见这位辣手神魔，便即双掌合十当胸，微笑说道：“申施主，自从雪岭一别，贫尼天下相寻，云鞋踏破！想不到……”

辣手神魔申一醉先放下公孙玉，替他拍开晕穴，改点了“黑甜”睡穴，然后向青莲大师，怪笑连声说道：“老尼姑，便你不来找我，我也在半月以后，帮我这位老兄弟，把他与六诏神君万俟卣的一段仇雕了却，便自动回归那雪岭幽洞之中，永不出世！”

这几句话，不但把青莲大师听得诧异，连戴天仇，沈南施，一鹤道人等人，也觉得这位宛如神龙隐现，不可捉摸的武林怪杰，怎的忽然心猿能服，意马能收，甘心幽居雪岭，永不出世？

申一醉长叹一声，手指公孙玉说道：“这茫茫浊世以内，触目尽是可悲之事，与可杀之人！偏偏我这位老兄弟，在放我出那雪岭幽洞之际，本曾把第三根沙锣神木弄断，害得我空自热血如沸，心痒难搔，却无法痛快淋漓地尽铲不平。大开杀戒！这样下去，光憋这口气，也定把我老头子憋死，自然中如眼不见，心不烦，仍然回到雪岭，与那些鸟兽松雪等无机之物为伍了！”

青莲大师听完连连点头佛喧了一声“阿弥陀佛”，尚未开口，戴天仇却急急问道：“申老前辈，你把我玉哥哥弄到哪里去治伤，治好没有？还有你手中拿的这柄软剑，不是我失落在六诏神君万俟卣纯阳宫内的‘灵龙匕’么？”

申一醉看她一眼，微笑说道：“你玉哥哥的伤势，不但被我治愈，并且奇经八脉已通，真气内力，比未受伤前，反而增强不少！这柄软剑，正是‘灵龙匕’，我从纯阳宫中盗回，并与万俟卣那魔头，订了半月之后，公孙玉以‘半剑一铃’为信，到他纯阳宫内，了断括苍山绿云谷，天南三剑的一段仇怨之约！”

申一醉的这一段话，显有漏洞，除了沈南施深知细底，青莲大师微轩双眉以外，戴天仇及一鹤道人、均因公孙玉神功得复，喜出望外，根本不曾对申一醉怎会带着公孙玉？跑到纯阳宫去盗回“灵龙匕”一事，有所怀疑猜测！

这时申一醉因公孙玉休息已够，遂把他拍醒，告他伤势已痊，神功已复！”

公孙玉自然大喜过望，略一运气行功，果然觉得真气内力，不但极其弥沛，并可随意所指，流转周身经脉！

公孙玉极度欣喜之下，手中把玩着那柄“灵龙匕”，向一鹤道人笑道：“二师兄，你远赴北海真如岛，拜谒心澄大师，求学‘天雷掌’一事，可曾如愿！”

一鹤道人笑道：“天雷掌业已学成，师弟的‘灵龙匕’也得、可惜就是大师兄，始终音讯沉沉，难道他在江湖之中，始终不曾听得恩师师叔，在括苍山绿云谷内，齐归道山的噩耗么？”

公孙玉听得大师兄无从寻觅，也略觉皱眉，但申一醉问清青莲大师所定破敌之策以后，却哈哈笑道：“你们这位大师兄，来不来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已与万俟午约定，在未被你们杀死以前，先要和我恶斗一场！就算我再度败在他‘纯阳真解’之下，难道还耗不去他几成真力？”

说完，转向戴天仇笑道：“戴姑娘，你知不知道你为何与卞灵筠那等相像？”

这件巧事不但戴天仇怀疑已久，公孙玉也渴欲得知，两人遂全向申一醉急急追问。

申一醉笑道：“你们两人，一个既不姓‘戴’，一个也不姓‘卞’，大概全要姓‘顾’！”

戴天仇闻言，妙目圆睁，大诧不解！申一醉又复缓缓说道：“你们是一胎孪生的同胞姊妹！你师傅告你姓‘戴’，用意在使你莫忘身上所负的不共戴天之恨！你姊姊姓卞，则系从母亲之姓！”

戴天仇越听越觉糊涂，皱眉问道：“我母亲姓卞？她叫什么

名字？现在哪里？”

申一醉神色郑重的答道：“你母亲叫卞青萍，她如今在湘西九疑山的摘星峰顶！”

戴天仇如闻晴天霹雳般的惊得叫道：“我师傅恨大师，就是我母亲？”

申一醉默然点头，戴天仇又复急急问道：“我母亲不让我忘记不共戴天之仇，定然我父亲早已被人害死！申老前辈快告诉我，我父亲是谁？我仇人是谁？我母亲双臂是怎样断的？及断在谁的手里？”

申一醉说道：“你这一连串的问题，叫我从何答起？我且把你师傅耳中听来，十八九年前的一桩故事，略为叙述，一切因由，便可自然明白！”

原来六诏神君万俟午，与恨大师前身卞青萍，本是一双中表兄妹，并因双方全是一样的绮年玉貌，相爱亦深。

万俟午生性极爱习武，交游颇广，硬把好好的一份家财挥霍干净，以致遍受族人唾骂，愤而出走。

卞青萍为了此事，起初何尝不红泪偷弹，柔肠寸折？但万俟午一去六七年之久，杳无影讯，遂不得不在父母做主之下，嫁与当地一位著名才子顾昌亭，结缡以后，因女貌郎才，夫妇到也颇为相得。

不过这种琴瑟相调的美境，并不太长，约莫在他们婚后的一个半月左右，卞青萍发觉自己红潮失信，正在羞对郎言之际，突然烛光一闪，顾昌亭平白飞头，血雨狂喷以下，自然把卞青萍这等娇弱佳人，吓得当场晕绝。

等她缓缓醒来，所居之处变成了深山古洞，已非绣阁香闺，而且与自己赤身相拥同衾的，居然竟是旧日情人万俟午！

卞青萍冰雪聪明，略一思索，便知是万俟午学艺归来，因妒生恨，杀死丈夫顾昌亭，并把自己迷倒，掳至深山，硬加奸占！

万俟午见她醒转，自然百般安慰，卞青萍深明礼义，本来痛

不欲生！但一来为了腹中已有夫君后代，二来更想亲自为顾昌亭报仇，遂将满腔非愤，暂忍心头，反而假意与万俟午旧欢重拾，十分恩爱。

直到腹内胎儿，再有月许，便将临盆之时，卞青萍恐怕万一所生儿女，面目酷似顾昌亭，则万俟午必难容忍，而加毒害。

所以处心积虑的把万俟午灌得大醉之后，取了一柄尖刀，便向他心窝插入！

可惜卞青萍身无武功，腕力太弱，何况一个红妆弱女，自然绝无杀人经验，颤抖抖地拼命一刀，却仅刺在万俟午的右胸肉厚之处。

万俟午狂暴无伦，见卞青萍与自己七八个月的恩恩爱爱，居然全是虚情假意，立时怒火高腾，负伤夺过刀来，活生生地劈断卞青萍一条右臂！

这还是因卞青萍腹内有孕，万俟午以为是他骨肉，才手下特意留情。卞青萍知道事不可为，遂选择了一个万俟午与强敌拼斗良机，悄悄逃走。

逃走以后，居然遇到一位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的师门长者，百慧大师，愿意收留卞青萍，并对她传授武技。

怀胎期满，二女孪生，而百慧大师也就在卞青萍分娩以后的三个月间，功行圆满，西归极乐。

卞青萍始终心切夫仇，以三年光阴炼成了一件“天花毒芒”的厉害暗器，遂把小女儿托付一位友人逍遥先生孟野鹤，自己带着大女儿，往云南六诏，寻找深仇六诏神君万俟午。

她因知此去或成或败，自己均极少生机，恐怕女儿将来认贼作父，遂在爱女贴身，暗藏了一幅素绢，绢上只用针尖挑出“万俟午是你不共戴天深仇”，不是细心，不易看出的十一个大字。

到了六诏山后，卞青萍声明特来送还他所生骨肉，万俟午自然大喜，但因深悉卞青萍刚烈习性，接见以下，便已凝功暗备。

卞青萍交过女儿，立即施展“天花毒芒”，六诏神君万俟午哈哈一笑，无形罡气震处，毒芒粉碎无功，并又把卞青萍仅存另一

只手臂斩断，讪笑她双手皆无！如何再来报仇？除非自尽以外，余生之年，必然极尽凄凉痛苦。

卞青萍双手虽断，一心不灰，知道自己从师太晚，百慧大师虽然不吝真传，已有许多功力，无法锻炼！遂把整个希望，寄托在小女儿身上，替她起名“戴天仇”，在九疑山摘星峰顶，苦心陶冶。

这边六诏神君万俟卬虽对卞青萍送来之女，是否自己骨血，略有怀疑，但因她生得玉雪聪明可爱，遂让她暂从母姓，取名“灵筠”，收为六诏门中，第二代弟子之一。

戴天仇听辣手神魔申一醉把这桩昔年隐事，细细讲完，玉颊以上，早已泪渍纵横，蓦然一跃而起，咬紧牙关，凄声叫道：“作人总不能不知根本，我去找我姊姊，告诉她去！”

辣手神魔申一醉见戴天仇激动过甚！含笑说道：“纯阳宫不能乱闯，这事既由我口中说出，老头子只好再陪你跑一趟！”

等他们老少二人，风驰电掣地赶到纯阳宫左近，却无巧不巧的看见卞灵筠独自站在高峰顶上，凝望碧云庵方面，白色罗衣胸前，一片泪渍！

原来卞灵筠见申一醉把昏迷不醒的公孙玉在纯阳宫中，抱进抱出。不知何放？芳心中自然焦急异常！又无法远离纯阳宫，去往碧云庵中相探，只得每日略有闲暇，均在这高峰以上，痴痴凝目。

如今见申一醉等到来，卞灵筠自然狂喜，戴天仇一声凄呼“姊姊”，扑入卞灵筠怀中，泪如泉涌地，把所闻生世，一一转告。

灵筠听完如梦方觉，心想怪不得一般师姊妹，个个均系六诏神君万俟卬的泄欲炉鼎，他却单替自己臂上，点了一粒守宫砂，丝毫不加凌逼，原来万俟卬仍以为自己可能是他所生骨肉！

公孙玉武功既复，则一切恩仇，自然等待群侠纯阳宫赴约之时，合并了断！戴天仇一再叮嘱姊姊，千万强忍仇火，不可在约期以前，有所泄漏。

卞灵筠凄然点头说道：“我还有一位秦灵萼姊姊，她也是父

母全被万俟一杀光，把她掳进纯阳宫中，长成以后，并加淫辱！这位秦姊，人品极好，但命运太苦，你们赴约之时，必须对她特别注意保全，因为她也打算在六诏神君万俟午，遇上强敌拼斗之阅，突然下手为全家及自己报仇雪恨！”

戴天仇自然连声答应，这时纯阳宫中，六诏神君万俟午召集徒众的金钟又响，一双姊妹，只得依依不舍的暂作分离。

转瞬半月，黑衣无影辣手神魔申一醉，伏魔神尼青莲大师，一鹤道人，公孙玉，戴天仇等五人，遂往六诏神君万俟午的纯阳宫中赴约。

六诏神君万俟午知道辣手神魔申一醉等，均是一诺千金之人，到期必来赴约，所以把纯阳宫中；业已布置得美轮美奂，并亲到宫门以外迎接。

一鹤道人与公孙玉师兄弟，见六诏神君万俟午查对过“半剑一铃”以后，神色肃然的双双站起身形，向六诏神君恭身施礼问道：“请教万俟神君，我们在何处动手？”

六诏神君万俟午见他们师兄弟，虽然月光之中，深深流露仇火厉芒，但礼节方面，仍然周周到到。不由暗叹名门弟子，毕竟不凡，急忙含笑答道：“这殿外便是一片广场，我们只要移座出殿便可！”

当下便由殿中待应诸人，搬移座位，六诏神君万俟午也含类起立，相请辣手神魔申一醉，伏魔神尼青莲大师等人出殿。

在殿外落坐以后，六诏神君面容一凛，目光电扫诸人，冷然问道：“今日在座诸位，是不是全要向万俟午赐教？”

辣手神魔申一醉大笑说道：“那里，那里，除了天南三剑的两位高足，师门重恨，义不容辞以夕忆只有我老醉鬼，与你这老残废，还有一场死约会而已！”

六诏神君万俟午闻言眉头略轩，看了青莲大师一眼，又复问道：“伏魔神尼法驾，难道是适逢其会的无意光降？”

伏魔神尼青莲大师，方合掌宣了一声佛号，辣手神魔申一醉已自怪笑说道：“老残废，你怎么如此糊涂？今日这场约会，无疑